大日本史

自一百六十一
至一百六十五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一三二一六 號
二七 函
一三 架
五三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三二一六 號
五三 冊
一三八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46)	
函號	138	102

五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日本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第八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長谷部信連

城長茂

遠藤盛遠

平宗清

平知康

日本政府圖書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書籍館印

長谷部信連右馬允爲連子也東鑑爲人有膽勇年甫十六直瀧口有僚友忿爭者其人壯健衆不得抑制事及喧擾信連輙提挾二人不敢令動搖挾以罷出人稱其異力又有強盜入常盤殿殺人取財宿衛畏愞不即追捕信連挺身追之立斬四人餘盜返擊傷頰信連遂擒獲二盜以功仕左兵衛尉後隷以仁王治承四年王與源賴政謀欲誅平族而事泄靜海遣檢非違使源兼綱源光長等率兵圍第王不知端緒起於賴政以其子兼綱置之遣中賴政因得知變急告王適難於園城寺事出倉卒王大驚乃召信連告實問計信連曰事亦易辨王勿深憂使入後閤取婦人衣裳及笠使王服之爲婢妾策夜出宮藤原宗信擔傘侍童鶴丸戴囊相從信連乃匿婢妾斂器物王有寶笛二枚曰蟬折曰小枝常不離身及出宮遺小枝王恚惜之信連於後探得之追及獻之王喜乃命信連欲偕行信連曰檢非違使等方且圍宮然無一人

警衛而恣令奴輩蹂践王宮臣深恥之臣在王
府世之所知也人将言信連怯懦惜命逃亡諸
臣還衛宮王攬涙而別信連歸而開門待之黎
明撿非違使等圍王第兼綱停馬門外光長馳
入門内大呼曰王之異圖發覺撿非違使奉宣
旨来邀王速出信連應聲曰汝等何者叨濫至
此王適微行在他所撿非違使乃令吏卒入宮
搜索信連奮怒曰汝等庸劣騎馬入王門且使
鼠輩亂入宮中何不敬之甚也長兵衛尉信連

在此来共決戰抜刀而待吏卒五十餘人譟噪
入宮信連縦横奮撃無敢當者（盛衰記 平家物語）光長
兵有七郎安清者力兼十餘人進當之信連釋
刀迫與之搏捽安清後執刀向光長曰我獲汝
所養壯士汝欲詰之来救光長懼不進信連乃
曳安清而投地氣絶復蘇（長門本平家物語）其餘死傷
者十餘人（按死創人數盛衰記及平家物語諸本互有異同今從山槐記東鑑）信
連刀折乃跳出衛上赤手欲當敵吏卒憚其驍
勇不敢逼近放矢射之中其左股有一人執薙

刀進信連接欲奪之鋋傷右股於是吏卒相聚膚之信連就縛大罵曰汝等田舍人甚不解事身是靫負尉何以縲絏辱哉吾雖不被束縛豈逃逸者耶乃送之六波羅平宗盛踞長押仲足床上大怒曰官吏銜宣旨收王汝何為殺傷之哉宜懸於老木鞠問王之密謀及其所在具得情狀則速斬首信連曰吾固不知王之所如縱令知之不復言況不知邪頃聞諸國劇賊潛入京師窺王公第宅矯託宣旨以為剽劫吾常警之巡行宮中今曉檢非違使等擐甲提兵來犯王以為姦人果詐宮命因及拒鬪設有姦人群入公第詐稱宣旨幕下諸士憚於稱宣旨坐令其肆姦計公謂之何辭氣壯烈毫無撓色侍坐將佐相視莫不嗟異焉盛衰記平家物語静海雅聞其名欲後為己用赦死流伯耆日野平家物語平族滅後至鎌倉頼朝錄其功拔為家士補安藝檢非違使所賜能登大屋莊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建保六年十月終於大屋莊河原田東鑑子孫世居能登

以長為氏盛衰記曰宗盛以信連下左獄平族滅後至伯耆居金持頼朝聞之就補本國守護文治二年名至関東頼朝欲傳勇士之亂命娶由利小藤太寡婦與此略不同附于此以備考

城長茂初名資茂鎮守府将軍平繁茂七世孫而所謂鬼九郎資國第四子也兄曰資永初名資職繁茂為出羽介守秋田城子孫因以氏焉系圖長茂身長七尺容貌雄偉東鑑世居越後為州豪族國人稱白河御館王海治承四年源義仲起兵信濃養和元年六月資永奉命討義仲不利引兵歸越後八月任越後守勸之以令再征王海東鑑盛衰記九月中風暴卒長門本平家物語曰治承四年十二月以資永任越後守其除書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到越後資永因發兵就道二十五日以中風暴死如白本曰二月任國六月暴死其餘諸本亦以暴死係六月唯八坂本作五月按王海言記資職以八月為越後守且為資永第而云太郎資永以是春卒此以資職資永為二人蓋傳聞之誤未必可據證長門本因此等説以為差異乎盛衰記曰資永初名資職東鑑養和元年九月三日記曰越後守資永今朝頓威細書其下曰城四郎壽永元年十月九日記曰城四郎永甲繼兄資元跡不應兄第竝四郎必有一誤王海資職或作助元蓋以國音相同乎由是觀之東鑑亦似為一人不然則元或永字訛乎又按東鑑及系圖資永第一子長茂第四子也盛衰記資

永稱太郎長茂稱二郎平家物語諸本資永稱太郎長茂稱四郎唯長門本云二郎長茂後改四郎資職一代要記養和元年六月記曰以白河四郎助職遣信濃其實録及諸本白相乖背如是予姑據盛衰記盛衰記平家物語並云資永卒兵將赴信濃俄而天也震動有物呼天曰此有黨彼燒盧遮那佛平族者其聲洪而嗄軍士皆怖而勸留資永不聽進馬而行離城里許黑雲忽覆其上資永卒然而墜馬歸家而死事涉非經故不取壽永元年九月長茂驅集越後出羽騎士得四萬餘繼兄資長討義仲進陳横田河原時義仲擁騎三千餘在依田城聞長茂到出城邀之分軍七隊皆張赤旗幟長茂以為州兵来附及漸迫近北兵捽變旗幟合軍奮擊長茂軍大驚潰投崖溺河北兵進而乘之長茂被創引還越後義仲追至越後州兵多畔長茂附義仲長茂又走會津平家物語按諸本平家物語皆云長茂任越後守考諸實録無所見今不取及平族見誅滅源頼朝索捕之幽于梶原景時家頼朝與僧定任善長茂亦與之結以故定任屢對頼朝稱長茂頼朝欲赦而用之坐簾内召見僚佐班列左右長茂毫無卑屈色進升上坐背頼朝而坐頼朝終無一言定任為愧懼景時叱之退長茂

昂然起出文治五年頼朝征藤原泰衡景時白頼朝曰囚虜長茂無雙男士願将軍用之頼朝許之長茂自陳曰今得浴洪恩幸雜行伍願竭死力以致報効然身既為囚徒不可復掲家旗請別賜之頼朝仍令用其家旗幟長茂悦曰我復掲此旗故衆稍来集也既而軍至新渡戸頼朝令諸将上其着到長茂手下有見兵二百餘頼朝怪其多景時曰長茂初養兵数百人及其敗走皆迸散此地近彼郷士是所以聞其従征

而奔帰也頼朝悦頼朝薨頼家立長茂竊蓄異謀建仁元年正月帝覲上皇長茂引兵攻圍小山朝政於三條東洞院値朝政監事在二條殿留兵拒却之長茂轉圍二條殿閉固四門迫請征関東宣旨上皇不許長茂圖事不濟逃匿吉野鬄剔為僧頼家索之甚急二月遂捕誅之長茂姪小太郎資盛欲為報仇築塁於越後鳥坂及頼家使佐佐木盛綱撃之資盛士卒殊死戦射矢如雨盛綱兵多所殺傷資盛姑名坂額雄

箙多力善射嘗有兵略束髮如童形著服卷從櫓上頻射發無不中敵兵多斃信濃人藤澤清親遣城後從山上但射之貫其兩股坂額僵因虜之塁兵盡崩資盛奔竄清親以坂額到鎌倉頼家召見之坂額進至簾前容貌麤醜無敢屈色阿佐利義遠求請為妻頼家怪其詭請義遠曰臣無異慮第欲為國家令此婦生勇力男子也頼家笑而許之

初繁茂生而忽不見父維茂旦悲且覓四年不能得一夕以有夢得之於狐塚携歸于家狐化老翁来授刀及抽櫛于繁茂世傳其刀以至長茂及資盛敗遂失所在（東鑑）

遠藤盛遠父曰持遠（盛衰記作盛光諸本平家物語茂遠今從元亨釋書）為左近衛將監老而無子詣長谷寺禱焉其妻夢鳶羽入懷感而有身遂生盛遠襁褓喪親鞠于春木入道道善家稍長麁横亡頼日從郷里群兒搏挌牛馬蹴蹊田畝人患若之年十三其族遠藤遠光為如首服命名軀幹壯大趫悍精武藝然有至性以幼失怙恃每與人語滂涙悲

慕（盛衰記）以父蕯為上西門院北面又為院武者
所年十八誤殺左衛門尉源渡妻袈裟感愴慎
恨無所自容削髮為僧名文覺勤修勇猛盛暑
隆寒、露臥林薄凝立飛泉難楚萬狀屢瀕於死飢
而名山大川古祠浄刹無處不至草行露宿至
斷飲食居高雄山神護寺側歎梵宇頹毀欲營
繕以資父母冥福遂作化疏普募士民一日詣
法住寺殿奏請法皇方與群臣宴笙歌咢沸無
為通者日時不得報文覺大怒以為左右挑沮
徑進宮闈大聲讀疏宮中驚騷撿非違使平資
行叱而逐之文覺以疏軸撃其首突胸倒之北
面士噪而進者十許人文覺左手持疏右手執
懷中小刀踴躍擬之法皇惶遽罷坐兵衛尉公
朝（姓闕）謂文覺曰有詔汝宜亟去不去將執汝對
曰吾嘗謂蒙皇家資給得成至願宿志不果生
亦何為法捨身固我所耳寧以頸血污殿庭決
不能去願之濟否一在聖裁放聲棘言慢罵法
皇安藤武者右宗進而捕之文覺刺右宗臂右

宗持而不釋衛士群聚縛之遂下廷尉獄日放
悪言呪咀朝家遭赦而出然不少屈撓憤怨譏
刺無所顧憚事聞朝廷敕伊豆守源仲綱執之
流于伊豆過遠江天龍灘大風暴發舟幾覆舟
中人號哭文覚吟嘯自如高枕而臥舟人固請
禱禳文覺起而大呼曰此是文覺門衆也敢請
龍神衛護須臾風止舟人羅拜以為神文覺臨
發自誓曰我志可遂是行不死不然神奪我命
不食二十一日言笑如常既至伊豆居奈古屋

寺自稱善相人遠近頗歸嚮前右兵衛佐源頼
朝亦謫在伊豆雅欲見之使足立盛長以文覚
弟子相照通意過而見焉文覚隔障而坐瞋目
不語久之卒然謂曰嗚呼吾子非故下野殿子
乎流落至此實可愍焉俄起禮接曰我嘗周遊
四方見所謂源氏者皆不足成大事今幸見公
心操乎攙具將師器固引漢高楚項之所以興
亡以激勵由右昔源平拱把天下兵權而源氏
中衰平家獨得志大政入道乗運投機專擅威

柄罪悪貫盈天命人心既去如嫡子重盛才略邁人不幸蚤薨其餘碌碌無可當國我相人多矣休咎之徵若指諸掌而相之極貴莫公之者者公首唱義擧復舊雪前恥古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請速斷焉頼朝心甚喜之然慮彼狡譎適為身累不敢披瀝情實唯唯遜謝文覚悟其意懐中出一枯髏陽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使我不遺流竄公豈得覩先公哉因潸然泣下頼朝意頗疑焉然聞其言嗚咽歔欷文覺從容謂頼朝曰我嘗欲修葺神護寺未果公佗日得志庶幾有成頼朝曰身為羈囚安敢及此文覺曰公誠能興大事請院宣不難我能為公辨之乃急赴福原就院近臣前右兵衛督藤原光能請院宣還謂頼朝曰公欲得院宣先置莊園于神護寺頼朝曰事若成雖郡國亦唯師之所欲文覺取筆令書丹波播磨土佐膏腴地十三所永為寺田而後出院宣示之頼朝遂決意擧兵（平家物語、盛衰記、諸本平家）

物語載院宣其文各異豈有院宣二出而文不同者乎考諸實録略無所見蓋文覚鋭意興復神
護寺欲藉頼朝遂其末謀故假託院宣以固其志或頼朝亦潜合謀故使為之英雄挙動未易
窺側而其偽断可知也愚管鈔曰也傳光能偽緬法皇意使文覚勸頼朝起兵繆矣文覚贊隆察
時勢記言法皇據之則當時已有此説而及大作二書者不究事實以為信然觀者審諸
将軍府建估寵市勢頗弄威權明月記遂修神護
寺窮極土木盛衰記元亨釋書又修東寺頼朝禮重日
隆元亨釋書平族既滅北條時政至京師索平氏子
孫亡匿者維盛子六代被執當斬文覚營救得
免盛衰記平家物語資性傲狼至老不悛身在山林謗

詘朝政時後鳥羽帝喜佚遊怠政事帝兄守貞
親王有時譽文覺竊欲廢立然以頼朝在不敢
發正治元年頼朝薨文覺隂圖不軌事洩流于
佐渡盛衰記平家物語作隠岐今従帝王編年記百錬鈔文覺踴躍大罵
曰我已老憊餘喘無幾借如有罪柰何不放近
境而棄遂遐陬我死為祟迎逐杖冠者于此帝
幼好擊毬故為是言盛衰記平家物語按二書又曰承久中帝果為北條
義時見遷隠岐文覺之靈數見帝文語以徵文覺所言據編年記百錬鈔文覺流于佐渡二書
妄誕傳會今不取竟不食而死時年八十八坂本平家物語案東寺

長者補任曰建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赦召還文覚而諸書無所見且以其流係建久九年五月與百錬鈔等書不合今不取之也有鎌倉書牒號渋沛中有文覚遣頼家書論禱祀無益諫畋獵無度務使進忠良退奸邪剴切精當絶以文覚口氣有之足為監戒然考諸書正治元年正月頼朝薨頼家嗣職三月文覚流于佐渡頼家雖無道不應居喪遊獵詞旨多有不合蓋後人託名所為故今不取

平宗清稱彌平左衛門諸本平治物語共作彌平兵衛今從東鑑盛衰記貞盛八世孫左衛門尉季宗子也系圖仁平頼盛及頼盛為尾張守以宗清為目代永暦元年源義朝伏誅其子朝長死頼朝亡宗清自尾張

入京師路遇頼朝就而禽之至青墓驛堀朝長墓獲其首併送六波羅清盛因頼朝於宗清家宗清遇頼朝甚厚因密告曰君不欲免乎頼朝曰父兄皆歿唯有我存焉冀為僧祈冥福故特求活耳宗清曰尾州毋池禪尼者大貳之後毋也大貳孝奉至厚尼性仁慈前問僕曰頼朝如何人僕對容姿肖故右馬助尾聞之甚悲傷君若憑之請託庶有萬一右馬助者池尼所生先歿宗清至池尼許告以頼朝之意尼感傷不能

堪郎使重盛説清盛而得免死平治物語頼朝深德之及起兵毎遣兵十必誡將士莫害宗清長門本平家物語盛衰記平族西奔宗清從頼盛留京師頼朝勢日振益思池尼之志欲招致頼盛及宗清於鎌倉宗清不欲行頼盛強之宗清曰公雖獨無憂而闔宗皆漂落于西海毎思之日夜悲憤公若爲之倡義請充前驅此行雖不用宗清而何關之有敢辭頼盛有羞色曰家事咸以委卿或有不可何故無一言宗清曰去留在公何妄可否之人無貴賤誰不愛其身頼朝昔既萬死故得有今日宗清嘗有德於頼朝今往相見則必有重賞而不愧于西海諸公子僚友乎公既留京師則其招難拒公至鎌倉頼朝必問宗清請爲辭以疾既而宗清送頼盛至近江野路而辭去盛衰記平家物語直往屋島仕宗盛東鑑頼朝欲召見宗清于之莊園豫書充文備鞍馬絹帛以俟其至又命將士二十人各以鞍馬騣馬及絹帛贈宗清已而頼盛至鎌倉曰宗清以疾不東頼朝不

喜（盛衰記）復召宗清知其竟不来大為遺憾以其所擬給物悉贈頼盛（東鑑）平氏亡宗清遁不知所終（案柘植氏家譜曰平氏亡宗清避地伊賀山中頼朝遣藤九郎盛長就賜宗清以本州山甲郡二十二邑盛長勸宗清構室而居焉宗清戯折柘植指一枝然地曰此枝蕃茂則吾居成矣明年果開花宗清喜之作和歌因以柘植為氏然東鑑等書無所見且考平氏系圖柘植宗清少納言平信實子而非季宗子也蓋以同姓名謬為一人也故不取）

平知康仕左衛門權少尉兼檢非違使稱壹岐判官事後白河法皇喜撾皷也呼曰皷判官輕佻好詼諧法皇寵眤之永暦元年源義仲入京師不戢其下兵士日突入坊市縱行剽掠士民失望怨讟沸騰法皇遣知康戒敕義仲受詔不敬熟視知康曰世謂子皷判官豈為人所撾乎何故得此名知康大懟恚不置對而歸奏曰不除此賊京師不得安靜宜急徵兵討之法皇素悪義仲所為聞言深然之倉卒定計不復與廷臣議乃命知康為都頭就法住寺修戰備詔座主明雲長吏圓慧徵發延暦園城兩寺僧兵餘皆市井無頼乞丐之徒應募而至者二萬餘人

掛諸佛畫像於宮四垣以爲厭勝見者知其必敗知康踞床抽矢撚幹轉筈曰我以一發穿賊頸矣義仲兵薄宮門知康左執金剛鈴右持鉾登垣翔舞嬉笑遂見義仲大罵曰古者讀宣旨則枯木吐榮飛鳥自墮今雖叔世而天命未改汝何爲者擬戈至尊義仲大嗔麾兵而前時北風猛烈義仲兵集風縱火炎焰灼天知康望見大恐氣餒頓喪踰垣而走手猶持鈴鏘鏘有聲義仲兵大呼曰持鈴者首謀也衆競赴之知康狼狽棄鈴逃去衆素不習戰又失都頭遂大奔潰無一人當敵者宮嬪廷臣多爲亂兵所辱人追咎知康狂妄激變誤國敗事檢非違使橘公朝左衛門尉藤原持成之鎌倉告難頼朝曰儻義仲罪在不赦則宜令頼朝致討今輕因知康言開此大釁宮闈震驚大損國體夫義仲奕世武將固非北面之徒所能攘辟也不敗何爲知康以兵端起已懼爲頼朝所譴欲詭說免咎之鎌倉頼朝惡其爲人久不得見知康詣侍所附

出入者諸通謁莫敢顧者適頼朝隔簾窺之以皷授于一萬曰是矢也善撃皷汝宜以此予彼使盡其枝一萬如教知康佞媚無恥欣然許之坐立俯仰極盡醜態滿坐大笑後頼朝見之知康兼聞陳義仲始末頼朝岸然不答知康愧而退不復歸京師遂留居鎌倉（盛衰記）至頼家時稍得親昵專以巧佞逢迎取其悦嘗陪宴席乘醉調北條時連曰五郎容儀進退超人又遠而其名甚不稱時連之連者貫錢貨之義乎何鄙根也將追歌仙貫之蹤乎宜速改之頼家母政子捻聞其惡至是益不懌曰知康京師亡虜不足齒之從耳而不知可自愧恃恩慢人義仲之難職由此虜也一敗不懲又黨義經是以先君惡之奏棄所帶官其人但詐非可近者而今遺其瑕疵使之厠良家大乖先君之雅志也及頼家見廢狎客皆得罪知康不得居鎌倉復還京師

（出東鑑）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八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藤原公繼

藤原忠信

藤原宗行

源有雅

藤原光親

藤原範茂
藤原信能
藤原朝俊
三浦胤義
大江親廣
藤原秀康
山田重忠
鏡久綱
仁科盛遠

宮崎定範
大内惟信

承久之變王室隆替之機安危盛衰之所繫也以萬乘莅匹夫名正言順勢如拉朽而北條義時逞其姦雄狼顧虎視以肆吞噬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闢以来未有之禍也唐文宗制於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然猶未至幽辱如斯之甚跡其所由皆後鳥羽上皇不能端本正源而輕佻佳兵之所致也問罪藤於嬖寵與

戎煽於忿狷義時之挌詔抗師上皇自取之也
矧當是時輔弼乏救時之才將師匪敵愾之器
所與為謀者皆恇怯巽懦之徒宜其絓禍速亂
而一敗塗地也然一二臣士有能竭其力者讜
直規諫者有矣見危授命者有矣或去逆而效
順或自私以徂公雖所遇不同而勤勞王事則
一也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横罹
鋒鏑共殲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録為之傳也
藤原公繼左大臣實定第三子壽永二年為侍
從公卿補任幼而聰慧年十一謁右大臣藤原兼實
時諸卿滿座公繼彈琵琶又聯句不經思而成
兼實即出扇令書之筆迹可觀兼實嘆異贈以
琵琶玉海建久中任參議叙從三位累遷建永元
年進正二位尋兼左近衛大將任内大臣建暦
元年轉右大臣補任右近衛大將藤原公經以妻
故與北條義時親善及後鳥羽上皇謀討義時
欲先殺公經公繼度事不成諫曰是舉臣未見
其可也未曾義仲悖慢後白何帝不勝赫怒命

壹岐判官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涂血儻當
時命賴朝圖之於滅義仲何難之有而廟筭不
知出此輕遽舉事以辱天威此近時明驗也所
謂葦原國者以形似也西國其尖而東國圓濶
處也關東兵士百倍官軍今不料彼此之力遽
加天誅殆非計也況公經廷臣制命在我就雖
有罪徐議之可也今疑其與關東交通急行誅
戮彼之生死固非有損益于關東第恐開釁致
寇由是速矣陛下宜留聖慮 上皇雖不懌納其

言不殺公經其後王師敗績杲如公經之言兼久
記元仁元年任左大臣明年叙從一位安貞元
年薨年五十三稱野宮補任系圖公繼幼其母抱詣
相者曰此兒當為一上其母詭曰兒父為士如
何為一上相者曰者父為士必為撿非違使然
如吾所見則大臣相也終如其言著聞集子實基
寛元四年任内大臣建長五年為太政大臣文
永二年薨補任
藤原忠信内大臣信清子以後鳥羽上皇外戚

特為上皇被親任妹適源實朝一時趨附歷侍從左近衛少将中将兼藏人頭累遷為権中納言兼左右衛門督建保六年任権大納言叙正二位（補任）承久三年上皇討北條氏忠信與参議藤原信能将兵守芋洗渡王師敗北條氏求廷臣預討伐謀者執送六波羅千葉胤綱押至遠江舞澤實朝故婦哀訴政子特釋之減死流越後薙髪為僧（東鑑 承久記）

藤原宗行左大辨行隆子累官至左大辨藏人頭任参議建保六年為権中納言（補任）承久三年以預謀盡執送六波羅自請薙染至遠江菊河題逆旅柱曰昔南陽縣菊水汲下流而延齢今東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至駿河藍津原被斬年四十七（東鑑 承久記）

源有雅参議雅賢子任右近衛中将兼藏人頭遷参議兼右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建暦二年為権中納言（補任）承久三年與藤原範茂将兵守宇治王師敗執送六波羅小笠原長清押至甲

斐稲積將刑有雅以與政子有好乞性命請待報就死長清不許斬之時年四十六會報至宥之有雅巳斬人皆憐焉東鑑 兼久記

藤原光親權中納言光雅子累歷左右中辨兼藏人頭遷參議兼右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建暦二年拜權中納言尋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補任家世業儒北條氏之討也力諫其不可書數十上上皇不聽光親不得已作詔書罪狀義時及王師敗執送六波羅武田信光押至駿河加右坂斬之時年四十六泰時見其諫跡甚悔殺之東鑑 兼久記

藤原範茂前木工頭範季子年十四以父蔭補藏人以修明門院同產特被親寵歷左近衛中將藏人頭任參議補任與權中納言源有雅將兵守宇治王師敗執送六波羅北條朝時押至足柄山將行刑謂守者曰我聞五體不具者不能成佛請沈水終命朝時許之疊石湛溪流投之而死東久

藤原信能權中納言能保子歷左近衛中將藏人頭任參議（補任）將兵守芋洗渡王師敗執送六波羅遠山景朝押至美濃遠山斬之（東鑑 承久記）信能弟僧尊長亦預軍事從大納言藤原忠信守芋洗軍敗（東鑑）匿延曆寺被執而斬（東鑑 系圖）

藤原朝俊歷官右衛門佐王師赴宇治朝俊拜辭奏上皇曰皇軍得利褒創歸報儻賊勢猖獗臣徇死以報治埃及軍敗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寺奉以為將戰于河岸皆殲朝俊大呼赴敵戰死（東鑑 承久記）

三浦胤義稱平九郎歷任右兵衛左衛門尉授檢非違使世稱平判官（系圖）嘗有憾于北條義時及番直京師代則至而不歸是時上皇將討義時思得將師幹事者怪胤義久留京師命能登守藤原秀康探其情秀康夜密招胤義置酒從容問其意胤義曰僕妻故右大將親臣一品坊昌寬女也初承故左衛門督殿恩生一男子在襁褓為義時所殺妻冤痛之甚常曰不欲舉面

向義時僕亮其情實爲可憫是以不肯歸爾秀康察其可說微露上皇之意胤義奮髯曰天子欲誅逆臣海内臣民誰敢違者且僕兄義村関東豪族素多兵馬許以事成之日授日本總追捕使則彼當踴躍奉命僕亦私遺書勸之意當不相外秀康入奏之上皇甚喜決策集兵欲召京師守護職藤原光季大江親廣胤義曰親廣當應命光季義時妻兄也必不来矣不如并召而誅不至者上皇從之光季果不奉敕胤義與

秀康師兵擊伇之（兼久記）既而義村逐胤義之使而不納勸義時以逆謀及東軍犯京師官軍逆拒于尾張川胤義與秀康將兵一萬守摩免戸既而聞大井戸敗欲赴救秀康懼甚曰東軍乗勝而進其鋒不可當繞出吾後腹背受敵是危道也我面承廟算如尾張川失利則宜退守宇治勢多敕諭丁寧違之不可皷馬而去胤義孤軍不能進遂引兵而還朝議重分遣將士於諸道胤義又與秀康等赴供御瀨東軍追北而長

驅宇治勢多官軍大敗胤義等同潰而歸欲奏
軍狀于上皇官門闔不得入（東鑑曰胤義等奏曰東軍雲集道路
梗塞臣等自分無所逃死而不載杜門之事今從承久記）引兵出于東寺與
佐原族遇胤義兵避而不擊佐原景吉師麾下
進擊胤義叱之曰汝何不存宗黨之好乎乃命
男太郎兵衛尉（名闕）次郎兵衛尉胤連等擊之景
吉敗走安房人安西神餘兵來攻胤義決死博
鬭戰數合部下兵士死亡畧盡獨與長子太郎
兵衛尉走東山胤義妻在太秦欲往拔之至木

島東軍邀街路父子潛匿叢祠中欲俟昏而還
遇故兵為僧者告曰天野政景兵充塞前後恐
不能脫秪取辱而已太郎兵衛尉聞之先自殺
胤義謂僧曰子持我父子首去使妻見之而後
送于駿河守告之曰家兄殄滅親屬自翦手足
顧當快于心遂自殺僧如其言義村傳其首於
北條氏（承久記）胤義子在東國者五人皆劾鞫于
祖母矢部尼家義時以胤義為罪首命義村悉
殺之矢部尼匿季子豐王丸不出因得免餘子

皆斬承久記系圖
大江親廣大膳大夫廣元子也任右近衛將監民部少輔叙從五位下歷遠江守遷武藏守承久元年源實朝被殺追悼不已薙髮法名蓮何與撿非違使藤原光季為京畿守護東鑑上皇討義時患親廣光季問三浦胤義對曰親廣召即應光季必拒命上皇託城南寺流鏑馬召光季親廣不悟從五十餘騎而來上皇親問曰汝為義時耶將為朝廷耶太公就決於朕前親廣竊蹙

對曰願勤王即於坐徵誓書承久記東軍逼宇治勢多與藤原秀康前下總守中條盛綱拒之于食渡兵敗遁去東鑑承久記
藤原秀康本姓和田氏外祖大和守秀宗養為子冐藤原氏任能登守為西面上皇將討義時使秀康勸誘三浦胤義胤義勸王上皇意遂決北條泰時犯京師王師邀之於尾張河河有九瀬分為九軍拒東山東海二道秀康中條盛綱與胤義赴摩免戸當東海道東兵破大炊渡胤

義盛綱欲往救之秀康素恇怯揚言曰大炊渡既破則東山道賊軍鼓行進斷我軍後雖欲求脫其可得乎且上皇前有詣尾張河不守退守宇治勢多諸君議非是乃棄軍歸京師諸將雖忿激以上皇親臣衆所瞻依不能違相率而遁市脇鵜沼官軍亦聞之潰走東兵逼近畿朝議防宇治勢多秀康又與流義盛綱率萬餘騎守食渡又敗與弟河內守秀澄逃匿河內捜捕被斬東鑑承久記

山田重忠鎮守府將軍源滿政後泉太郎重滿子也稱二郎世家于美濃養和元年重滿從源行家與平維盛重衡戰于洲股河軍敗被擒北條氏之討也重忠應詔與藤原秀澄守洲股東兵破大炊渡諸將望風崩潰重忠獨慷慨曰安有蒙命征討不發一矢而歸者乎率九十餘騎留河岸與北條泰時戰彎弓叢射敵兵多墜水不能進既而麕集重忠引退一騎追急重忠跛馬與之合陥坑相搏麾下來救扶去官軍防宇

治勢多重忠又率延暦寺僧兵二千餘騎赴勢
多撤橋板固守力戦敵将北條時房歛軍而退
泰時犯守治王師敗績重忠不能獨支同諸将
引兵而還上皇戒門者不納曰任汝所之重忠
叩扉大詬曰噫為懦士被誤飲恨而死馳入嵯
峨山敵兵来逼子伊豆守重継僧伊豫坊従重
継禦戦中矢被禽重忠竟自裁東鑑　承久記
鏡久綱佐々木定重之子系圖為右衛門尉隷藤
原秀康赴摩免戸秀康聞大炊渡敗遁去久綱
注姓名於旗上與毛利季光戦衆寡不敵不能
支歎曰與懦怯秀康偕不能展力蓋命也天
自殺東鑑　承久記
仁科盛遠鎮守府将軍平貞盛之裔世居信濃
嘗以宿禱挈兒詣熊野路遇上皇挈兒謁見上
皇見其清婉愛之命為西面盛遠喜栄寵従至
京師留侍衛北條義時嫉曰彼関東之役属何
得恣厠尺仙洞手乃没采邑上皇敕令還之義
時不奉詔遂有討伐之議盛遠與官崎定範糟

谷有久守北陸道盛遠軍礪並山守黒坂有久軍恚雄兵敗東鑑兼久記盛遠戰死系圖宮﨑定範兼久記作親或今從東鑑任左衛門尉將官軍守北陸道乜市降淨士扼蒲原之険敵將北條朝時以討破之定範敗走東鑑兼久記

大内惟信修理大夫惟義子也為帯刀長系圖元久中叔父朝雅見誅于京師惟信代補伊賀伊勢守護東鑑任左衛門尉為撿非違使上皇討藤原光李惟信與諸將率官兵誅之與糟谷有久等將二千餘騎守大炊渡東軍武田信光絶流徑進鋒甚鋭官軍不利惟信敗走東鑑兼久記竄匿比叡山為僧改名成願寬喜二年發覺索捕處流明月記系圖玄孫氏治始為廷臣子孫稱竹内系圖諸家傳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九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藤原道平

藤原藤房　弟季房

藤原俊基

源具行

平成輔

藤原資朝

寛元兼兼久播蕩百度弛廢之餘莫有敢所更張擧天下之政唯北條氏之所為雖號為無事然愉惰萎靡日甚一日傳至數世陵替極矣當此之時縉紳世家之士深以前禍為戒箝口斂息尸祿充位規規焉屑屑焉僅修故事請舊典而已故其行事無可錄者焉及元弘赫然震怒讓方命之罪也在廷臣僚一時奮從或參廟謨或任方面各效其能自夫勇將猛卒以至祝史僧徒踊躍鼓舞所在並起與共殄滅大憝致統一之治惜乎帝掃蕩之功有餘善後之策不足遂致南棄之變使統緒不斷纔如一綫詩曰無不有始鮮克有終豈不信乎然公卿將士終始奉戴不以榮瘁渝其志者誠為可貴也忠列于此其節義誠列彪炳簡策則彼朝秦暮楚視其所事者可以少媿矣

藤原道平關白兼基長子也（公卿補任　尊卑分脉）家稱二條永仁中為侍從任左近衛少將轉中將叙從

三位拜權中納言正安元年遷權大納言進正二位乾元二年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家班舊在其下俄為准大臣道平恚之因辭職閉門不朝德治初起為左近衛大將拜內大臣既而辭大將延慶二年為右大臣正和中兼皇太子傅轉左大臣從一位為關白氏長者賜牛車兵仗尋辭左大臣（補任一代要記歷代皇紀）後醍醐帝即位辭關白嘉曆二年復任關白元德二年罷元弘末車駕在伯耆詔以道平復為左大臣氏長者（補任皇記）

（按增鏡曰帝歸京為氏長者今不採）聽內覽（補任為元亨三年事今從皇紀）駕還京師召道平議還宮儀所言稱旨令與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政事不復置道關白（異本太平記按增鏡曰今道平專總萬機蓋誤）建武元年再兼皇太子傅辭內覽氏長者兼兵部卿二月薨（補任皇紀分脉）年四十八（補任作四十九今據補任前文推幹支以從皇紀分脉）稱後光明照院（分脉攝關次第續三代作者部類）二子良基良忠良基自有傳良忠事闕（分脉）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尊卑分脉）權大納言宣房之長

子事後醍醐帝任左大辨歴參議至權中納言
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叙正二位（公卿補任藤原系圖）
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將謀不軌兵部卿
護良親王夜馳人上變藤房及弟季房大納言
藤原師賢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疾
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載帝及神器陽稱中宮
行啓北山弟出陽明門比抵鳥羽尊良親王及
公卿數人追至常吏御竹輿（増鏡作御馬）大膳大夫
重康藏人判官清藤（二人姓闕）樂工豐原兼秋隨身

秦久武等舁之藤房等皆微服從入南都遂至
笠置（増鏡大平記清藤出黒本大平記）敵夜襲行宮放火烟燄
四塞風雨適甚諸王公卿迷道相失唯藤房與
師賢權中納言源具行（師賢具行據増鏡）扶帝晝伏夜
行帝步履大艱三日僅至有王山（増鏡作高間山）臣主
饑羸倚樹困臥有露墜御衣帝詠歌曰佐志氏
由久加佐岐能夜麻遠伊氏志與利阿迷加志
多珥波加久禮加毛奈志藤房亦詠歌曰伊加
珥世牟多能牟加計斗氏多知與禮波奈保曾

氐奴羅須麻豆能志多豆由深須某松井某索帝而至藤房望見欲自殺帝方諭止之盛色顧深須曰汝等何不戴天恩以期私榮深須心欲脫帝而憚松井在後不果遂執帝及藤房源具行等而去帝御六波羅南方北條高時縱藤房及左近衛少將源忠顯侍焉二年高時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歸京師時四方已平乃敕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將士爭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得銓定二十餘人尋復以所考渝濫見從收奪敕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詳察勤惰甄別眞僞擬授畧備向內特降者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上病不朝帝更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勲簿將欲經奏行下而內旨又以北條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準后藤原氏北條泰家邑賜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衛府諸司官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

虛手主者依違而已初帝久憂勞于外恢復之始方銳意於政事郁芳門外置記錄所新決所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帝以為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内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其以巧佞勢財者雖窮虜降首超複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即内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為矛楯或援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拏大為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

擾動天下復思亂矣太平記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付綸旨繆濫建武二年記建武元年群臣奏内中逼窄百官異司同局不合帝王制度乃命營建大内支費大廣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分一而不足也乃更作銅鑄錢以助用度又起馬場殿于二條高倉車駕屢臨遊宴之次觀騎射以為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形相黑常朝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悅納左馬寮呼為天馬嘗幸馬場殿問内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

之由来久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為何
公賢歴徴故事以讚時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
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八駿而政衰漢文
光武卻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
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
知其應何在然竊謂是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
尤物以蕩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甫定民夷未
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卹疾苦懷贊化
理之秋而百辟殿僚河諛取容媮縱成風國家

安危置而不問臣請粗陳其一二陛下垂察之
嚮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
於建勲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人思蒙霈澤
群集闕下日造記録所新決所各上其功狀其
始戶庭殆乎為市懸首喁望俟恩命下其陳告
書跡委積成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
及非近倖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凢有功將士概
遺敘録則憤冤觖望雖既投狀者不復待報相
率散帰郷里竊歎時政枉濫恨有司不公者不

知其幾千人也然衆人徒視諸訴日減以為慮芮訟正無為所化何其惑也陛下謀議之臣已無深謀遠慮可為國安收人心顧盛興不急之功役倍課郡縣賦入亂後兵農重困誅求乃至諸國則國司兼權使目代賤吏憑恃其勢豪奪負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廳官人檢非違使健兒所等擅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地家人之號源頼朝分置每國以来相兼有年乃建聖世削不得稱焉將門士類降伍編氓怨豈少哉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莫相後先矣然圓心一人褫前所恩補守護職僅賜本領一所不知圓心所負何事陛下遇彼之如此也古云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有咎者退今之從政不當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焉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貽乱階懼非祥瑞天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政所覃何須此物第恐異日武人中有英雄起秉朝綱之

弛拔覬覦之心而天下不遑之徒荷糧雲集則此馬適足以為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裁抑物之志而務普施之化帝大不悅而罷後屡上言不聽藤房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二年冬因夜侍御前諷以比干夷齊事至曉而退即却還車從入北山岩藏為僧（太平記按藤房為僧太平記為三月今從公卿補任）歷代皇紀帝大驚命宣房索之將再任用宣房馳人召之藤房以歌答曰奈珥右斗能宇羅夜麻志佐珥加倍流倍幾奈珥阿利斗氐毛伊斗比古

曾世迷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矣書歌障子曰須美須律流夜麻遠宇岐余能比斗斗波阿羅急夜珥波能麻豆珥古多倍牟傍又書棄恩入無為眞實報恩者及白頭塋斷萬重山聽却恩波盡底乾不是胸中藏五逆出家端的報親難（太平記異本太平記）後村上帝時有牧童詣藤原實世門曰晨往西郊有僧貌悴要我致此書書中有歌曰幾美加須牟夜斗能阿多利遠幾氐美禮波牟加志珥奴羅須須美曾迷能曾

氏乃藤房所書也實世急入朝以聞詔諸閫吏
物色求之弗得也新田義助自越前詣芳野言
家臣畑時能嘗入經就問之僧吏質時能名徐
而答曰負道東方人也讀經不復言其面首藤
房也義助乃與少將藤原行實急詣庵所僧不
復在石上書歌曰古々毛麻多宇岐余能比斗
能斗比久禮波曽羅由久久毛珥夜斗毛斗迷
氐年行實認其藤房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云
（吉野拾遺按異本太平記曰藤房為僧號佩山子周遊諸州如士左舩覆而没）初足利

尊氏之反敕遣人乗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張
半道騎殺之如藤房之言（太平記按禪林諸祖傳以妙心寺二祖為藤房宅無所見蓋誣謬耳）
弟季房任參議兼右大辨中宮亮（藤原系圖補任）及駕
幸笠置從藤原中宮匿野宮側尋削髮出而就
逮（按太平記為秀房被虜于笠置今從補任增鏡）為敵所遷于常陸遇
害而死（太平記增鏡）子仲房（園太曆太平記）
藤原俊基大學頭種範之子對策及第任左近
衛將監少納言大内記正中元年補藏人頭（藤原）

（系圖藏人神任）此家世業儒才學優長將得寵春與中納言藤原資朝共參興復之謀以其安劇不暇每思得屏居以營畫大事會延曆寺狀訴事俊基故誤讀狀中楞字為慢衆目矣曰相以木自彼人亦讀為木耶俊基為羞色稱疾不朝半歲竊裝為修驗者歷循畿內關東海西要害風俗無不觀焉（太平記按增鏡曰俊基納四紀伊浴溫易療疾而編歷諸州）既而事泄北條高時虜致俊基藤原資朝屬侍所使吏舉狀鞫問其為無禮講俊基曰兵革之事縉

紳所不關至如無禮講不知亦為何名我儒官有暇招僧玄慧為文禮講無乃傳聞誤之耶（異本太平記）明年高時釋歸之（增鏡太平記）元弘元年累進右中辨（辨官補任）及僧文觀忠圓虜於鎌倉具告朝廷之謀北條高時又使入收俊基俊基走匿禁中兵士闌入執之（增鏡太平記）送鎌倉俊基自知不免至菊川題驛舍柱曰以珥志倍毛加如流多迷志遠岐玖加波能於奈志奈如禮珥美遠夜志豆迷牟蓋前中納言藤原宗行為北條氏所

殺此地也太平記以宗行為光親今據東鑑兼久記改之及明年帝西
幸被殺于葛原岡常樂記按太平記以俊基死為元弘元年臨死作
偈曰右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清
適其臣後藤助光齎俊基妻書自京師至刑所
流涕訣別更火其屍齎書葬于高野山太平記子
俊孝俊業系圖女稱辨内侍善倭歌歷仕後醍醐
帝後村上帝新葉集吉野拾遺
源具行從二位師行之子系圖公卿補任正安文保間
歷右近衛中將補任後醍醐帝在潛邸具行持被
親近即位賜以所幸宮女累官權中納言叙從
二位增鏡太平記補任帝謀誅北條高時命具行密調
發兵士事敗車駕出幸南都具行追扈至笠置
與僧良忠議發詔徵諸國兵笠置陷與大納言
藤原師賢權中納言藤原藤房扶帝而逃北條
高時執囚具行增鏡太平記明年六月命佐佐木高
氏殺之於近江栢原臨命索硯書句曰逍遙生
死四十三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增鏡異本太平記
按太平記四十三年作四十二年今推補任改從異本太平記

平成輔光明寺藏書殘篇輔作資權中納言惟輔之子歷中
宮亮藏人頭任參議兼治部卿彈正大弼進正
三位藤原系圖公卿補任帝謀誅北條高時大判事中原
章房諫之帝密命成輔殺之成輔乃募刺客刺
之太平記異本太平記及幸笠置六波羅捕成輔按太平記云成
輔及笠置陷就擒今從增鏡光明寺藏書殘篇殺之於相模早河尻系圖
補任常樂記增鏡太平記按系圖補任常樂記相模作伊豆增鏡作駿河子行輔系圖
藤原資朝權大納言俊光之子家號日野官歷
文章博士藏人頭右中辨左兵衛督元亨元年

任參議三年敘從三位爲檢非違使別當奉敕
使鎌倉選爲權中納言藤原系圖公卿補任帝密圖興復
以資朝及藏人頭藤原俊基爲謀首太平記嘗裝
爲修驗者潛行東國以結兵士增鏡美濃人士岐
賴貞多治見國長名勇資朝爲緣得見會賴貞
國長番直京師資朝欲引爲同謀而慮不聽則
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
原隆資左衛門督藤原資世僧遊雅玄基玄一作源
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賴貞國長深相交驩每

會衆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
著單紗衣以行酒名為無禮講宴語歡熟終以
計告之頼貞等須心相謀又恐外議召僧玄慧
説唐韓昌黎集至赴潮州詩衆咸曰是不祥之
言當世但當講孫呉罷之太平記事洩北條高時
遣人收資朝及俊基以至鎌倉屬侍所異本太平記云物長碕泰光家尋流佐渡居七年帝幸隱岐高時令佐
渡守護本間山城入道某殺資朝神皇正統記、増鏡、常樂記、太平記按太平記以資朝被殺為元弘元年未知孰是資朝嘗學佛參禪自稱

和翁臨死作偈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將
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太平記按假成形異本太平記作本假成、増鏡作四大本無主五蘊本來空將頭傾白刃但如鑽夏風初正和中權大納
言藤原為兼以謀危北條氏為高時所執遷佐
渡資朝遇之于一條瞻送而嘆曰大丈夫處世
得如斯固足矣羨嘆久之嘗與内大臣藤原實
衡上直會西大寺僧静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
背曲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疲
耳敬何哉他日牒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

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
盤屈者以 于庭上一日適出避雨于東寺門
下見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癃残跛躄之類資朝
以爲其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覺其醜穢
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而終不
如平易正直之可尚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囷
離詭者與此支體不具之丐兒何擇比還家悉
拔所植而棄之蓋其志操卓然不猥隨世之好
憎也如此徒然草 三子朝光邦光僧慈俊系圖 邦光
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九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藤原師賢　子家賢　信賢　孫長親　長賢

藤原隆資　子隆俊

藤原實世

藤原師賢内大臣師信之子也家稱華山院事花園帝為參議兼左大辨後醍醐帝卽位拜權

中納言聽帶劔兼中宮權大夫左衛門督彈正尹陞正二位大納言公卿補任藤原系圖帝圖誅北條高時師賢首預焉太平記元弘元年遜居北山及六波羅執僧圓觀右中辨藤原俊基等朝廷騷恐師賢乃復出仕新葉集既而北條高時遣兵將遷帝帝聞之與師賢及權中納言藤原藤房夜出禁中至二之條河原命師賢著袞龍衣乘御輿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藤原爲明源定平翼從詐爲帝以適延暦寺圖綴歛兵也僧徒

奉迎衛護甚謹居之西塔歛兵來攻僧徒拒破之既而議以本院爲行在衆悉來集會風揚輿簾見師賢袞衣而坐也愕然始知見欺相率而去即夜師賢與隆資等遁如笠置太平記増鏡笠置陥與藤房源具行扶帝奔出路相失就虜囚薙髮號素貞補任増鏡新葉集按太平記云師賢於流所薙髮蓋誤也明年夏北條高時遣之千葉内千葉貞胤家有人慰其遠行者乃詠歌答之曰和加流斗毛奈玖加奈計加年岐美須麻氐宇岐布流佐斗斗奈禮流

美夜古遠師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其在流
所每想及君事涕泣不措自誦曰主憂則臣辱
主辱則臣死今日何時俎醢轘裂非所患也時
時諷詠自遣十月病薨增鏡常楽記太平記異本太平記贈太
政大臣謚曰文貞公初師賢之東行也臨訣贈
香夫人藤原氏曰燒之必夢覩我夫人如其言
每有所見云夫人名師子善倭歌新葉集異本太平記二
子長家賢次信賢
家賢事後醍醐帝為侍從尋事光明院為參議

補任正平六年詣行在太平記尋復仕崇光院為權
中納言至二十一年再詣行在為大納言歷内
大臣右近衛大將明德四年罷于嵯峨號妙光
寺新葉集常楽記三子長親長賢僧元要
長親有文學任中納言兼文章博士陞大納言
右近衛大將新葉集剃髮法名明魏字子晉號耕
雲山人住南禪寺禪栖院學倭歌於宗良親王
深得師法新後拾遺集新續古今多收其歌所
著有仙源抄耕雲口傳摘題和歌集新葉集仙源抄

常楽記長賢為權中納言元要入明求法新葉集常楽記系圖
信賢官大納言一女亦善倭歌新葉集常楽記系圖
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隆實之子也家稱四條
隆實早卒祖父權大納言隆顯養為子任權中
納言為檢非違使別當公卿補任藤原系圖園大曆北條高
時搆逆帝潜出闕避之隆資追及扈焉太平記增鏡事
至三條河原從大納言藤原師賢往延曆寺事
敗走笠置太平記及笠置遁陷為僧逃匿事平還京
師詔養髮復官增鏡補任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闕

隆資從幸延曆寺將兵出陣男山與左近衛中
將新田義貞剋期夾攻京師約先至者挙火為
號會白河民家失火隆資望煙以謂官兵入京
師乃率三千餘人倉皇面進攻東寺與高師直
戰敗之士卒奮進放火燒樓櫓敵兵力拒隆資
敗退義貞繼至亦大敗尋行在陷隆資走紀伊
後詣吉野帝崩與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輔佐幼
主專決諸事會刑部卿脇屋義助至自金碕帝
殊加寵異實無於稠坐言曰義助敗越前退美

濃無所措躬而後奔投朝廷乃厚賞獎豈與乎
維盛敗歸以陞位級異也隆資曰彼之敗衂固
雖天未祐王室抑亦朝廷指置失當之所致不
得獨歸咎于彼也右之命將禮之甚重其在軍
也事不從中制專任責成俾三軍之士唯將令
之聽故能得克敵平国也乃者北國之役軍士
每有所訴不須將之指揮直取朝裁而行在侍
從之臣微勞必酬唯恐不及軍供告乏不復暇
給甚則近臣指請北軍戰勝之地隨請隨予使

將權日輕士心日怠是皆取敗之道而非戰之
罪也天意昭鑒前失殊因其朝而勞之昔者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敗歸秦穆自引咎不
問三子由此觀之朝廷處義助允合時宜實世
黙然正平四年楠正行拒高師直于四條畷隆
資將兵三千(三十據異本太平記)陳飯盛山以麾敵軍既
而正行戰死師直襲行在隆資奉帝避之賀名
生(太平記)敘從一位拜大納言(園太暦補任系圖)七年從
幸男山官軍不利帝御馬兼夜南歸歛兵追急

隆資返戰死之補任太平記系圖贈左大臣新葉集李花集子隆景隆章隆任隆俊隆保尊卑分脈隆俊任近衛少將太平記不審左右後拜大納言正平八年統諸將兵會山名時氏攻復京師足利義詮以後光嚴院東走尋大集兵返擊時氏引退伯耆隆俊亦以諸軍退園太暦太平記十年又與山名時氏師諸將攻足利義詮于神南不利退還十五年足利義詮率畠山國清兵來攻隆俊以三千人陣最初峯與楠正儀相控㩦畠山義深以三萬餘人來攻隆俊軍將伊勢守監谷某異本太平記作伊豆守列兵佯退龍門山敵悉軍追之至險隘士卒如東監谷令軍士乘高亂射躬自冒衆督戰敵軍潰走二十餘町器械載路鹽谷馬傷顛墜岸下爲敵所殺畠山義深又以七千人來攻會湯川莊司某及大和守越智某大和守據異本太平記並叛出降隆俊走保阿瀨河城十六年與細川清氏攻京師克之尋引還太平記文中二年出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花營三代記後深心院關白記鳩嶺推事

記

藤原實世公賢之子也元亨元德間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授正三位尊卑分脉圖 系圖公卿補任 太曆及帝幸南都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執實世因於佐佐木貞知家補任增鏡 光明寺藏書殘篇按太平記執實世為生置陪從今不取光嚴院命復其官增鏡尋縱還繫於公賢家補任分脉及乗輿還京實世出迎於播磨書寫山行幸記悉復其官爵補任分脉奉敕論恢復將士功事詳藤原藤房傳中太平記建武元年兼東宮權大夫大學頭補任園太曆系圖二年從大智院宮忠房親王東征足利尊氏明年軍還將兵二萬餘人與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等討尊氏於京師走之太平記以功進正二位補任分脉園太曆系圖兼尾張守補任足利尊氏再犯京師實世從幸延曆寺又將兵與權大納言藤原師基討尊氏敗還會帝聽尊氏和將歸京師實世急遣使告狀新田義貞義貞論奏功至帝卽以皇太子屬義貞太平記敕實世輔焉神皇正統記卽從赴越前居金

碕城及城陥奔至吉野太平記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将補任分脈園太暦系圖太平記後村上帝即位年尚幼實世與權中納言隆資参決機務是利直義已降下議廷臣實世建言夫車駕播越百僚流離十餘年於今皆彼兇豎所為今為其僕所圖窮迫乞命蓋欲藉天戒以快私讎耳宜乗機誅殺以絶後患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以為直義歸降字内方一之期至矣帝遂納之直義尋復叛太平記後任左大臣分脈園太暦系圖遷從一位補任正平十三年八月病薨時年五十一補任園太暦系圖子公行分脈園太暦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六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源親房 子顯信　顯能　從子顯統　顯時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大納言師重之子也家稱中院或北畠（北畠系圖）永仁元年叙從四位下歷左少辨參議右近衛中將補撿非違使別當拜大納言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陸奧出羽按察

便叙正二位（公卿補任）為世良親王傅元徳二年世良薨親房悼甚因剃髪號宗玄（増鏡補任）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也其罷官退居僉謂朝家為惜（異本太平記）元弘二年準大臣（薩戒記應永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條）叙從一位（新葉集元弘日記裏書今按叙位年月不詳暫係此）三年冬親房子顕家為陸奥守奉義良親王出鎮陸奥出羽親房輔之（神皇正統記）後還京師（関城書正統記按太平記元弘日記裏書不日親房元弘中往陸奥而正統記曰延元初発兵与義良親王還京師然関城書曰愚身上洛之後顕家発陸奥拠之則親房与顕家共至陸奥而親房先還京師耳）及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抱異志帝始疑尊氏將誅之親房與中納言藤原公明諫曰足利尊氏功大而罪未著不可遽加顕誅也請姑察其動息帝喜納之欲遣使喻旨使未逮往而尊氏遂反自此後州郡分裂王室日衰矣（太平記）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京師親房從幸延暦寺（太平記）冬帝納尊氏降還京師親房走于伊勢（異本太平記）三年顕家戦歿安部野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鎮陸奥詔以親房子顕信為陸奥介鎮守

府大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鎭親房又爲之輔宗廣等從焉（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海上遇大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内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綏東北諸國親王及顯信還至伊勢會帝崩親王即位是爲後村上帝興國元年顯信至陸奥鎭白河城（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關城書裏書結城文書）時帝猶幼冲不能親政事親房遙奏令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務從之（太平記）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山上相逼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務通于足利尊氏以故不時遣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高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源顯時奔下妻保大寶城高師冬列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令士卒運艸塡濠更募礦夫鑿地道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柵於城下城兵出爭之悉拔其柵敵更築長圍爲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九

端親朝不果結城文書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曰

太憂與賊相持小田城守非良苦所柳惟左貴

境之兵飛檄連連乞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紓

至佇冬而迨久畏懦遂黨附于賊移動之後又

且三月前後九月未見一人相援也形勢益蹙

卒伍益減窘可知矣方今坂東官軍所保下妻

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関六城耳而関城宗祐

一身奔走守備粗全按宗祐蓋関城守將之名而其姓缺今不可考十正

負法起亥致此而賊圍已久遭驛路絕不得白晝出行

兵罷糧乏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

復將至也下妻則正貞幼冲其下爭權顕時朝

臣奉宇津峯親王宇津峯結城文書或作埋峯親王名闕蓋中務卿尊良親

王之子也說已見後醍醐皇子傳撫馭士卒雖畧安戢然浮言

不已亂遂將内發眞壁則法超雖躬勵志節而

擧族離貳或潛通于賊中郡顕時朝臣僅兮差

部下守之兵已單弱加之儲蓄日匱不可恃焉

西明寺地勢隔絕風息且不可聞以上五城危

如燕巢幕嚱伊佐以行朝朝臣按行朝姓伊達氏親朝族人見

建武二年紀及結城文書忠義不撓可以保堅守然木城下妻失守則恐孤城勢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難出征為辭故累書云足下若不能親至則觀兵于國界亦足以張聲援也是而猶不臬聽軍情爭得不困沮耶夫戰危事變在呼吸援之不時及雖則多何為哉况賊屯兵于府踰年力竭糧乏吏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矣常此時往以江海水亦何所益也往者贈一位在鎮之日聞賊發把決而起見兵無幾疾驅赴難踐千里而建大功及再入援也則人懷危疑道值梗塞破于國府危于靈山遂乃轉鬬抵畿內如其倉卒喪命天實使然非戰之罪也忠孝之道卽無憾矣由北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今年兵以見赴則伊達以西郡縣豈無響應者耶今日事勢急如星火其所願瞻息之頃不喪所持以餘命報先皇也大義著心死而後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恐再信難續敢盡言之夫我國者天祖經

始之地日神統領之州聖聖相承所歷九十五代誓及無窮不容違越凡圖不軌者旋踵殄滅尊氏何為者罪惡貫盈未之前聞而盜據中原已七年矣何其幸也在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倍貞任十二年而夷則彼之顛擠天將有待而發也自古大兇宄徒所以能得保首領於歲月之間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彼則非有僅度遠畧可以庇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籍虎威陵轢世家將種跡其兇虐實浮乎前日高時

之事也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元平治以來降隸源平之家兼久之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氏覬兩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聖運再興不啻本領如舊親兼綸言榮朝爵際會如此乃貪利變死同逆屈節可謂文武之道掃也矣復何顏面見祖先於地下哉曩祖秀鄉朝臣夙著勳于國後世子孫此為名流如平清盛源賴朝論門閥豈遽出其右耶及其奉王命指麾將師反頫首服事之雖鷄不得止是豈其所樂是以上野介

朝臣圖賴一統以振家聲忠慨中發推誠上下
使人至今不能忘也親光朝臣相續死節足下
父子為其嫡流當繼前志以耀後昆而更懷依
違觀望之計乃祖之神其將怒且罰也近者所
在小人群集浮議或曰宜堅守城壁斂鋒養力
察天下形勢尊氏乘勝乎及時降附門户可保
或曰設使関東諸城失守據奥州之險足以延
歳月窺賊之失利徐起而圖其後大功可成也
或曰興廢之際有命存焉宜熟慮得失須時而

動也如贈一位忠雖固大勳業不遂覆轍在近
可以鑒焉想足下亦豈惑此説乎雖親房親故
或數持此議以危子所為而况於其他疎遠人
士乎是固不足介意然有害于大義不得不辨
也予家出自皇族世會昇平所習朝儀典章至
於遭遠兵革之事素所不諳宜乎其處置求方
不足服人也顧身為前朝遺老奉今上于間関
受顧命于彌留方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
命四方解體賊又來時侵寇奥州忠義惡得不

潰叛且三位中將出鎮三年未能建功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而衆情反仄危疑之甚如抱薪而寢于火上也親房死後可與濟事者誰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欲全忠貞豈無遠慮㝡天變臨鬼神有靈惟爲天下言非放愛餘命也（関城書）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往命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爲從之親朝不聽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棄城走歸吉野（関城書裏書　結城文書）正平五年足利直義上書謝罪請歸須廷議不決

親房奏宜納之帝從其言六年敕准三宮聽輦入宮（太平記　常樂記　按太平記以親房爲皇后之父他無所見今不取）七年帝御男山遣兵討足利義詮乃使親房及子顯能先入京師總決諸事（太平記）九年四月薨于賀名生（常樂記）所著有職原抄東家秘傳元元集古今集註世以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併稱爲後三房（臥雲日件錄　按関城書裏書曰以行宮竹造任除無倫作職原抄上之然與其所跋職原抄異故不採）嘗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於大義有所見（尺素往來）方帝即位行在親房深嘆中

興不終皇統埀絶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
皇正統紀上起于神代終于興國初掲皇統於
已徴以明神器之有歸其明徴技正誠有合春
秋遺旨云正統記子曰顯家顯信顯能顯雄系圖顯
家自有傳
顯信任少將左右不詳稱春日少將太平記地曾系圖延元
元年帝在花山院顯信起兵伊勢乃竊奏請圖起
復三條景繁亦以扈駕將士逃還舉義爲言帝
回輦吉野保暦間記太平記三年春從兄顯家與土岐
頼遠戰于青野原破之顯家進陣堺浦顯信據
男山高師直攻殺顯家遂圍顯信左近衛少將
源持定等來援顯信出擊之有利太平記元弘日記裏書
相持數月高師直遣間大石清水神祠城中騷
擾敵兵衆之競登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
慄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
不能出鬬我寧交刺死耳松山乃起抱巨石亂
投十餘敵潰退墜崖谷死者相枕城因得不陷
時人曰松山雖有力高木實用之太平記時資糧

燒盡山下援兵亦皆敗走顯信遂棄城走河内 太平記院家雜々跡文 尋轉近衛中將 左右不詳 兼陸奥介鎮守府大將軍與親房奉義良親王往鎮陸奥會海風暴發顯信與義良親王船漂到伊勢篠島親王遂還行在 太平記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新葉集 帝崩遺敕顯信圖恢復 太平記 興國元年之鎮居白河城攻足利基氏將高師冬于下總駒城師冬火城而逃 元弘日記裏書結城文書 四年高師冬圍親房於関城親房遣使命顯信率結城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遣明年関城陥親房奔歸吉野顯信與守津峯親王留房陸奥正平七年吉良奥家結城朝常等發兵來攻顯信奔還吉野 関城書裏書結城文書相馬家傳結城系圖 任中納言十四年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討少貳頼尚于筑前大原戰沒 北畠系圖太平記 子曰信親曰守親曰親統 系圖 守親為伊勢國司任大納言子曰親能其子孫在陸奥出羽者稱波岡氏襲國司號 系圖新葉集関城書裏書

顯能或曰源貞平之子親房子養之 北畠系圖 任中

納言（吉野拾遺 祇園執行日記）為伊勢國司（太平記）正平六年
兼右近衛大將（園太暦）七年春率伊賀伊勢兵三
千餘至四天王寺行營與和田正忠楠正儀分
道討足利義詮遂復京師（太平記 園太暦）以崇光院至
男山行宮（太平記 祇園執行日記）從親房入京師參決諸
務（園太暦 太平記）既而義詮大兵東逼顯能退守淀又
退保男山（太平記）義詮兵犯行營顯能防戰園殿
口敵火民屋烟焔四蔽顯能不能戰而退（園太暦 太平記）遂從駕歸吉野（祇園執行日記）尋還伊勢土岐頼康

圍仁木義長子長野城顯能屢出兵擊之（太平記 按本書誤作伊勢國司顯信據諸書及太平記前後文任伊勢國司者顯能也非顯信也）後
任右大臣叙一品準三官薨（系圖 案諸書失顯能薨年）二子
曰顯俊曰顯泰並任權大納言顯泰之子滿雅
任大納言為國司正長元年奉後亀山帝皇子
小倉宮起兵伊勢與世保持頼戰敗死（椿葉記 系圖）
顯能孫子繁衍世襲伊勢國司南伊勢五郡大
和宇多郡紀伊熊野皆受制國司養兵一萬六
千人所謂奉造田丸大河内坂内岩内藤方大

坂阿坂波瀬八下諸氏皆其族也北畠系圖

顕統親房之從子也系圖正平初仕左中辨兼左近衛少將顕統木職原抄後亀山帝朝為春宮大夫五百番歌合至内大臣新葉集註職原抄傳于世子曰雅持系圖

顕時親房之從子也北畠系圖從親房子小田城為高師冬所圍顕時率兵出撃殺傷居多小田城陥顕時奉守津峯親王之下妻保大寶城關城書結城文書仕後亀山帝官至中納言稱令泉中納言關城書東書子顕光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六十五終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